

語絲

期八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聖書作文學讀的建議

董紹明譯述

英國教育部長指定一個委員會，審查英文在英國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該會在其「英文在英國的教授法」的報告中建議：在英國學校中英文聖書祇應當作文學研究，脫離開宗教教訓的作用。依據這個建議，George G Harrop 公司印行了一本書，名叫「聖書選讀」(Reading From The Bible)。這書是B. L. K. Henderson 文學博士 F. G. Russell 與音樂博士兩位完全從制本聖書(Authorized version)裏邊選出的。

委員會的報告

委員會關於本題的報告中，有標題為「聖書的誦讀」的一段如下：

本報告中所指出的英文文學之目的及其在國家教育制度中的地位二事，引出若干系論，其中最顯著的自然而要算論到聖書的誦讀的那一

個。我們目前有三種事實：第一，「制本聖書，雖然是從東方原本譯出來的，實在是一部貴的英文文學——曾被看作『我們文學中最高的作品，我們遺產中最有永久價值的東西。』第二，按歷史的事實，五百年來沒有別的书籍如此通行，如此與我們的民生關切，或在我們的文學中留下這般強固的痕跡。第三，當下聖書的誦讀及其在我們生活同文學上的影響，比宗教改革時代以後任何時大概都減少。根據這樣的提，建立一個議案似乎是容易的。

不過實際上這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從這同一的前提中發生一個特殊的困難。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有永久價值的；聖書，不僅如前邊所說，是我們遺產中最有永久價值的東西，乃千百年來我們多數人看牠為有永久價值含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因此關於用聖書作教育的工具這一層普通有兩種情感：一方面，聖書的品格已經被人看得太神聖了，不能公然的

祇當它作文學看；別一方面，聖書已被看做天啓真理的經典，因為需要解釋，這些解釋遂成了各宗派辨難和分裂的主因。所以它在學校中的用途因是而有限制或更至被阻止了。在初級學校中，無論規定與否，祇把它當作一本宗教書：它的用途既專限於宗教方面，在實習上便感到非常的困難。一離開學校，誦讀便立即停止了。造成這樣結局的原因，機械論的宇宙觀日見盛行大概是其中的一個，而較為重要的原因，乃是國家教育的推行：做父母的對於兒童的教育漸多不感到興趣，結果便不使他們去繼續舊日讀經的習慣，去到讀聖書誦詩篇的教堂裏禮拜。各階級也漸不如從前的那樣有恆了。誦讀自然是一天一天的通行；我們漸要變成一個誦讀的國家，不過對於這一部偉大的文學，這一部幾百年來供給本民族的思想言詞一種共同的形式及風格的文學，都要漸漸的生疎了。

本日期錄

聖書作文學讀的建議	董紹明
這樣的戰士	魯迅
同情	春臺
三論遵主聖範	張若谷
語絲與教育家	豈明

在我們進行中的困難顯然是很可怕的；一

方面是狂熱與深信，一方面是不信與冷淡。不過這種困難不是不能勝過的；我們必要想一想這種困難會攔阻了我們教育上多少的利益。在序論中我們曾着重的說，我們的國家教育應當用文學與科學來建設，而按着顯然的需要，英文當列為第一——語言是國內一切別種學術的根基，文學更是領略人類經驗的初步，且是人類經驗惟一完備的記載。當我們前進一步設想，如何使這種計畫見諸實行，我們第一步就不能不將失去功用的最寶貴的一個源頭恢復過來。這樣打算廢止聖書在學校裏自由的與平正的研究，便不再是可能的了。假如我們將聖書與武斷的宗教有關係的思想丟開，像對付別的文學一樣，在歷史的地位上及在國中的功效上自然沒有紛歧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我們的一位委員，Arthur Quiller Couch 先生曾在他的『藝術補習』演講集中論述過一些，我們在此地斷取他書中的幾段如下：『我首先請你們諸位同我一致的承認本聖書是我們文學中最大的成功之一，除了那最偉大的莎氏比亞全集或可算個例外。你們大概不能否認，這書比其他一切的書，甚至比沙氏比亞的著作，更深切的影響了我們的文學。』他然後引了幾段華美的句子如：

你的眼將在王的美中見王；它們（指眼）將

看見遠方的國土。

(原文) Thine eyes shall see the King in his beauty they shall behold the land that is very for off.

一個人將成為避大風的安宅，遮狂風的帳幕，枯原上的河水，倦途中的石蔭……

(原文) And a man shall be as a hiding place from the wind, and a covert from the tempest, as rivers of water in a dry place, of the shadow of a great rock in a weary land……

那時腐敗的變為不腐敗的，朽壞的變為不朽壞的……

(原文)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shall put on incorruptible, and this mortal shall all have put on immortality……』

他往下寫道：『當着一個國家的文詞造就到這種形式，有這樣的音律以莊嚴其所尊信，確無可疑的這已成功一種文學了。Wycliff, Lyndale, Coverdale 及其他四十七人製成制本聖書，為我們國家的文學的風格加上一重印記。它裏邊的音調樸厚而堂皇，更能和諧一致……。我們所見的所聞的所成的都滿有它的意味，因為它是在我們裏邊在我們的血液裡邊。』

此處我們可以再附加 Mashew Arneid 極深刻的一段話，說明希伯來聖經與其他名著或

世界文學的不同：

『希伯來詩歌的好處，可以保留在他種文字的好處及 Dante 的好處，必要在譯品中喪失許多，因為他們的詩是有節拍的或有韻律的或是兩者並具的，這樣的詩的好處實在不能移譯。一個人可以用 Homer 與 Dante 的材料和思想寫成一首絕好的英文詩，以至可以摹倣他們的節拍和韻律；不過這種節拍韻律究竟是他自己的，所有的好處也是他自己的，而不是 Homer 與 Dante 的。別一方面呢，以賽亞書人都知道是一種駢比詩 (Poetry of Parallelism)；它不依靠節拍韻律，但靠一種對比的言詞達一種對比的思想；這樣詩的好處可以譯成他種文字……希伯來的詩歌還有半諧韻 (assonance) 及其他的好處是不能譯的，不過它主要的好處，它的駢比的好處是可以移譯的。』

這個評論不僅是詩學專門的：更指出詩學以外的一點東西來。幾百年來希伯來作者的音節或對比的思想對於我們的影響在我們經驗中是獨一無二的。彷彿在這一東一西兩民族的思想與文詞中有一個自然的共同之點似的。要記著制本聖書源本於 Wycliff 本，在 Wycliff 本中聖書的許多音節早已就可追尋得出，雖然牠有十四世紀的英文的字尾變形，雖然牠是從職

丁本 (Vugate) 譯出而非從原文譯出的。這種心思的自然相似或歆合，遂使得此一方的名著能譯成別一方的名著，這顯然是一種無比的恩物，並且這種恩物是永不會廢棄的。

這本聖書，直用到而今。它的功效如同契約之無二。我們引用過的證據多關於聖書對於英文大作家的影響；而其直接間接的影響尚不止於如是。它實已深入本國的感情生活，並影響了生活的無數方面，在語言上，思想上，及本能的活動上。再引用 Sir Arthur Quiller Couch 的一段話來說明：

「這種音節，這種詞句，三百年來，藉着意念的聯合，藉着我們民族層積的記憶環繞着一字一名的含義，演成一種強大的功能。試就耶路撒冷或錫安一名來說罷：

那糟蹋我們的，拿我們取樂，他們說，給我們唱一個錫安的歌。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了你，讓我的右手失去技能！

原文：(And they that wasted us repined of mirth saying) ——

Sing to us one of the songs of sion,
How shall we sing 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
If I forget thee, Ojersusalem, let

my right hand forget her cunning I

「諸位，這個你們一定曉得，這些話能使

人落淚，而落淚的人永未聯想到實際的耶路撒冷；他所想到的祇是一個另外的家鄉，從那裏他們被放逐了。或者有人於 Lament 的：

達納葛拉，不要想我忘記了，……
(原文：) Lament, think not of forget

……)

感到同樣的情緒。不過耶路撒冷這個名字，對於二十個人能引起二十種的感慨。它不僅如其他地名所代表的意義，它實在暗示着那個「新耶路撒冷」。那十二個大門的理想城：那裏宮闕壯麗，草樹常青；那裏常開着人間未有的芬芳悅人的花朵；那裏生命之川到處流通，響出極和美的聲；川旁兩岸滿長着生命之樹。

你不能忘却這一些歷代相傳的含義，至於其他偉大的文學的影響，你一樣的不能脫離。」

這一段詳論，可用 Cardinal Newman 的一段話來相發明：

「沙氏比亞，新教聖書及顯神經 (Prater Book), Swift, Pope, Gibbon, Johnson, 這

各種的風格是何等的真純，何等的別裁！

即使內容沒有意思，這樣的風格也不會淹沒，這種風格的完美純真，可與 Euclid 的幾

何原理，Beethoven 的和樂譜共垂永久。

這種風格，更如同音樂，已經擒住羣衆的心思：英格蘭的文學不僅是印在書本子上關在圖書館內的一些字母，乃是一活潑的聲音，藉着其中的描寫和情調侵入世界的人心，日日震撼我們的耳鼓及思想，指教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一國的文學是這樣有力，我們直是奈何它不得。我們不能毀壞它或是丟棄它，我們不能把它拿來重作。」

「假如這是實在的，或者是不十分誇大的：假如英文聖書在我們文學中的地位是這樣的無比；譬如這是一道新鮮活潑的泉水；諸位，我們應否問一問，為什麼我們的講師祇把它藏匿在聖殿裏，將這樣的泉水注在職業的溝渠內，而禁止人拿來自由的澆灌我們學術的園土？」

為有這些理由，我們願意國內一切初中學校，誦讀聖書不僅為得宗教上的教訓，更要注重英文的文學。假如有人感到將原本聖書拿來應用的困難，我們的建議可以採門選讀的辦法。

我翻譯這篇東西，零零碎碎的頗化費了一些時間。在旁人或以為我這番功夫用的有點冤枉：與其有功夫譯這樣枯燥無味的東西，莫如寫幾篇入時的文章，譯兩篇小說戲劇之類；總不能因緣列入作者之林，大概也能得到一點稿費打酒喝；而今不那

樣做，偏這樣做，若不是才具原不如人，便應是有着一種背時的劣根性。在我自己呢，不如人也罷，背時也罷，我祇作我當下所樂意作的，我自有的理由。

這篇東西就表面上看祇是一篇隔壁眼；它自為英國的文學教育作算計，一點也不干我中國人的事。不過你若肯仔細地細釋，却可以從其中為國內文學界許多重大的問題得到不少的借鏡。

一，我國自新文學崛起以後，提倡的人為要打倒遺老們「文以載道」，「文學正宗」等等見解，不得不盡力排斥遺老們所憑藉以云云的文言書，至於說那些東西都不可讀。過正本以矯枉，結果反弄得「投鼠壞器」，「董狐焚城」：致使許多青年無書可讀，以至束書不讀。而發表欲牽引力強，遂免不了有一些淺薄空虛的作品出世。一般賦有遺老氣息的人，見了這些作品，以為所謂新文學者技能不過如是，因而釀成一派反動的潮流。頂苦還是我們這時的青年，新書不夠讀，舊書不能讀，英文書又難讀：整天家聽他們文士、學者，遺老，遺少，打虛無飄渺的筆墨官司：如何是了？如何是了？平心而論，文學作品着重情感，時代體裁都不足以限之，文言書何故可讀？周先生曾說：文言書本自可讀，不

過在他們提倡尊經，復古的時候，我們還是不讀，免得為他們假借張目。我當時很贊成周先生的話。不過後來覺得尊經，復古的思想，不到遺老死盡，斷難消滅。遺老一時不能死盡，遺少又未嘗無人。真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叫我們饑渴的青年如何等得了？說到這個地方，便與我這篇譯文有關。我覺得我們現在對待文言書的態度，頗與此間所說以往英國人對待聖書的態度相似：「一方面是在狂熱與深信，一方面是不信與冷淡。」他們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是毅然的撇開宗教教訓的糾紛，純粹用文學的眼光來賞鑒。試問我們能不能也丟過一切「正宗」「歪宗」的爭論，將一些文言書拿來作文學研究？如果可以，便不是將舊書拿來新式標點一番便算了事，姑不論現在新式標點的舊書如何的一場糊塗；我以為須要借重一般真懂得文學的人來下一番檢選和評判的功夫。（提起評判，容易使人想起現下一些肉麻的評傳，但不可因噎廢食。）使有志讀書的青年有路可循，并無走錯及繞遠的危險。至於為什麼要這樣作，我的譯文中的理由可作答復。我們決不能牢守着幾句現行老百姓口中的話為已足，也不能認定紅樓夢，水滸等書為唯一師表。我們要盡力的

發明和發現傳達種種思想感情的文學工具，——字眼，說法，風格……。歐北雖是應當，然而若能恢復本國淤塞了的文學源頭，不更應急麼？不更方便麼？為了這原故，我所以不憚煩的譯出這篇東西；望藉此能引起一般現在文學家和將來文學家的注意和討論。

二，基督教入中國以來，沒有帝王卿相作護法，沒有文人學士來鼓吹；結果聖書既不如在英國那樣深入人民的感情生活，更不如佛經在中國為人所樂於稱道。又因為它的譯文是白話，尤其為以往學士大夫所厭聞。現在大家重看白話，更重看西方的文學，這實在是一個使中國人接近聖書的好機會。可惜教中的傳教士，多半惟魯少文，不知從這方面提倡。聖書的譯本，固無有許多處是已經譯得很好，然而總不過是偶然的，所以大部是還是短少文學的意味。又當這非宗教聲浪正高的時候，誰肯冒這種大不韙來研究這缺少文學意味的宗教書呢？這樣的狀況不僅是基督教的的不幸，也實在是是我國文學界的不幸：不能使這部為西方文學祖師的作品在我們中國文學界一呈其功能，我們中國文學界不能從它裏邊得英國人所得的好處。我譯這篇東西，盼望基督教內的人注意，將這

部聖書從速改譯一番，要格外保留原著文學的意味。使它不僅能上愚夫愚婦的口，也能打入文人學士的心；使讀它的人不僅爲了信仰宗教或被學校強迫的原故，乃受了它文學興趣的牽引，自然會樂不釋手。我更希望國內嗜好文學的人，在高談沙士比亞，米爾頓以外，也稍稍留意這一部更偉大更容易透譯的聖書。不過基督教中的人，特別是研究神學的人，實在我責無旁貸，應當爲此事用一番功夫。我自己力量薄弱，也不能存過大的志願，願想藉著李榮芳教授的助導，暫將舊約中的幾本詩歌試著改譯一道。李教授對於希伯來原文不但曉得，而且精通。他極贊成我的計畫，並且樂加指導，希望至終有點成就，今日頗難說定。倘承教內外的人肯賜教，也非常歡迎。

三，本文譯自柴思義先生的講義篇子。其中有二三處譯時略去，或因爲原文印錯，無從勘正；或因無關宏旨，可以節省精力；大致還不見脫落痕跡，主要意思未嘗漏，以譯此類作品，當不至蒙冒時之譏罷。譯畢請諸弟爲我從頭校閱一番，在這裏特地謝他一聲。

十月二十八日紹明

原文并附有聖書文學選本的目錄，以占篇幅過多，不便發表，故省去。

紹明再記

這樣的戰士

魯迅

——野草之十九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雪亮的毛瑟鎗的。也願沒有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盒子砲；他毫無乞靈于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擎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色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們同聲立了誓講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他們都在胸前放着護心鏡，就爲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證。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左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爲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于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同情

春臺

(燈火之三)

當我從里昂到 Lorient 來時，同行的除 P 夫人以外還有一個小孩名 Emilie 的。他的父親是 P 夫人之弟，特將兒子託付姊姊來鄉間靜養的。

Emilie 有十二歲了，然而不如多數法國小孩的高大壯健。他的腦蓋頗不小，然而下巴是尖的，所以他的頭好像畫着一個三角錐；面貌全是瘦白的，因此，他圓大的眼睛不能表出靈敏或威武，只使人增加寒慄罷了。

我與他認識以後幾天就很關切他了。他沒

有幾件東西是喜歡吃的，吃了又不能多；可是他屢屢帶了不高興的面貌，問他的姑母要東西吃。他的父母是知道他的脾氣的，所以在里昂送他上車時，兩人都再三的吩咐他，要他聽姑母的命令，不准他作孽。然而這是難得的，他有病，醫生說，要是不到山上或鄉間去靜養，還是在煤氣與灰塵滿布的工廠附近住着，他將不可救藥了。

我是因病而來此的，可憐的得到這位病的小朋友！早晨我起身總在七時，遠不如村人之早，而Philip起得更遲，因為P夫人D夫人以他有病要他多睡。等他飲牛奶以後總在十時下了，那時日光正紅，草上露珠已消，我已看過幾頁書或寫過幾封信了，我與他同去走走，同這位可憐的小朋友。

鑽過榛子樹披靡的小路，小孩見到斜坡，就像飛的跑下谿邊去，然而他立刻回上來，指陰暗的荆棘叢中低聲的對我說，「這裏面有豪豬的呢，至少有狐！」我在坡面緩緩的下去，這時節，除小孩的粗皮鞋踏在草地上沙沙的聲音以外毫無所聞。從樹枝的缺處望見重疊的山峯，俯視則斜正不一的田畦，然而不見有人。忽然一種尖利的叫聲起來了，連聲的刺激我的耳朵。我唯一的小朋友仰頭看我，臉色比平日更為青白。我想這當是什麼獸類的聲罷，大概

三峽的猿啼也是這樣的。然而在這山谷樹叢中安知沒有更奇異的東西為人地生疎的我所無力推知的。萬幸他不因我是外來人而特別欺侮我，也要有意對我特別示威罷。小孩提起嗓子用土語很快很快的罵這虛張聲勢，我聽懂末了，一句的意思說，「我要打中你一鎗，穿過你的眼，知道我是厲害的。」說完，山邊起應聲，以後便沈寂，只有那個叫聲又起來。不知道這位病的小友發生什麼感覺，我拉了他回來了。

將晚的時候，太陽斜照在貓牙峯上，雲霞燦爛異常，住在室內的人自然的被這種景色吸引到外邊來了，我與Philip同往禮拜堂，後，在那裏可以看見小姑娘Philippe與他的哥哥Alexandre在收乾草。Philip跑到小姑娘前就滾倒在乾草上。小姑娘痾了他癢，他就到我這裏來補償，跑來搶去我的便帽擲到斜坡下。大家都笑我了。小孩不肯去檢帽，我也不肯去，於是姑娘下坡去了，然而乘小孩不防備，盡力一推，自己也橫倒，兩人一同，坡面滾下去，滾到八九丈之遠，檢了帽上來交給我，三人的大笑還沒有完結。這是我們唯一的快樂時間。

快樂也還肯偶然光降到我悲哀的人上，但頃刻就去了。在我們的歸途中，Philip見路邊

的雛菊與藍花，他必說「這可以掣到姑父墳上去的。」他虔誠的一路採過去，等到小手握中滿滿了的時候，他在路過坐下，花朵放在兩腳分開的中間，俯頭細心的整理。理齊了，他用一條草莖束起來，掣到墓地中去。

我以前以為大家的墳墓集合在一處較少悲哀，現在覺得不然。這許多墳墓有大有小，有舊有新，有的長滿蔓草，如冷落的人，這簡直是一個社會。我寒戰了。

小孩插在墓前瓶中，換去乾萎的花枝。石條的邊上，小草長起來了，他仔細的拔去。我默着毫不作聲，想他只十二歲已如此耐心於死者了，難道他已懂得生的門欄外的死了嗎？

我紀念我的澄弟，因為這小友很像他而且也像他的瘦弱。有這緣故，我也愈加同情於這小孩了。然而我明白，相憐者只是同病者而已，天下不瘦不弱而可同情者必定很多，恨我沒有這樣的偉大，推廣我同情的範圍到一切人。

三論遵主聖範譯本

張若谷

前讀語絲週刊第五十期，子榮茶話之四，遵主聖範一則後，我很想把別種譯本也同時給諸君介紹出來，前天瞧見語絲第五十三期上，

陳垣君已先我而發，做了一篇再論遵主聖範譯本，歷舉經世金書，師主篇等七種譯本，也可以見陳君家藏書籍的豐富了。但是我覺得還有幾種譯本，為陳君等所遺漏的，現在補錄在下面。

遵主聖範：此書無譯者姓名，亦無印行的年代和地名，共有四本，用連史紙鉛印。吾曾見其甲乙二種，(甲)卷頭有「遵主聖範並言」六字，(乙)無「並言」二字，此種刻本，疑即陳君見於重慶聖子堂書目的一種。惟已經再版翻印過，故微有不同處耳！譯文純用文言文體裁，現錄其論善讀聖經書藉一章，以見一斑。

論善讀聖經書藉——(失名)遵主聖範本。
人于聖經，宜求其理，不求華文也。看聖經者，宜貼紀錄聖經之至意也。甯求聖經益已之靈，不務言詞高妙也。平易之書，而能動心者，宜樂玩之便如看高妙之書也。勿厭著書者，係何等人，或博學，或庸常，但汝看書，宜慕其純實之理，為指引也。不宜問是何人所說：宜問所說是何理而細想之。

人易過往不能久留，惟主真實之言常在也。主可教示於人以多術，并亦不分所用以教于人者，為何等人也。看聖經時，每有愛查究之心，則此心能阻已受聖經之益。其經文本解之處，宜朴看過，定要明辨盡究者，則不可得也。若欲善書有益于汝，看時宜謙宜誠宜純

朴。再不可有心求博之虛名也。汝宜歡心問人所未知之理，又宜默聽聖人之言，勿厭古人之諺。蓋古人之諺，必有所謂，非無故而言也。

師主篇：此書與陳君所舉蔣升譯本，同名異文，一九〇四年天主教耶穌會士李友蘭重譯，一九〇五年河間府勝世堂重印。我曾見其一九〇四年印本，「並言」後不記姓名，一九〇五年本，則「並言」後有「光緒三十一年冬耶穌會後學李友蘭謹識」字樣。譯文用燕北官話，其論聖經一章如下：

論讀聖經——李譯師主聖。
一，在聖經上，當求的是真理，不是文詞。天主作聖經的心神，就是念聖經理當求的心神。所以我們念聖經。當求益虛。不求文法。別的聖書。或話淺情深的。或辭高音奧的。我們當一樣念法。念聖書，但為貪求真理，至于書是誰做的他的學問或大或小，不常介意。總而言之，這話是誰說的。你不必問。這話的意思。你當留神。

二，一總的人都有死，天主的道理常存。不論我們尊卑富窮，天主用許多法子，教訓我們。為善念聖書，我們好事之心，是一個阻當有地方本常輕輕讀過，我們反要深思明辯。你願意得益處，念聖書當謙遜，當老實，不常有信德。總不常有求名的意見。不懂得的字句，

你當甘心就正，聖賢的講解，又當靜聽，長者的比喻，更不可輕忽，因為那些比喻，不是無緣無故的說出來的。

師主吟：一八九八年蔣升(?)撰。一八九八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本。一九一一年重印，此書的體裁，是「按師主之道。不辭不文，而為吟者也，」一見序文。吟論經一首如下：
誦經書，貴實理，毋求詞采誇虛靡。耶穌羣聖敷聖意。吾人誦讀當如此。圖靈明非悅聽，章句罔判精與俚。作者何意莫辨別，行文淺深不之營。奈人喜察起性旨。拋却一華以糠粃，時逢書中理未明，不肯虛衷啟問齒。卒至書是書吾是吾而已！

語絲與教育家

豈明先生：

許久想到八道灣玩玩，只是沒有工夫。每天在廟裏望着紅牆一坐，一天的光陰就悠悠地過去了。這兩天伊又小病，油鹽也得自己料理。在廟裏修行的和尚還要管家庭大事，真是忙煞人也麼哥，惱煞人也麼哥！
小僧今天寫這封信給先生，並不是窮了想

要借錢。也不是悶了想要訴苦。只爲了借們語絲方面一件大事。

近來常聽見北方的教育家們「慨乎言之」的說：「青年學生看語絲的太多了。總之不是好事！」小僧靜坐一想。他們的話也實在有理。語絲並不是爲了青年學生而出世。他的目的也不在普渡青年學生。語絲自有語絲之真：說滑稽話和罵人似乎是語絲的特色。雖然有時也登了許多亂七八糟的水平綫以下的文學作品。借們語絲老夥計們大家都知道。語絲初出版時節原來只想印兩千份送送人就算了。並想不到青年學生們能夠賞鑒。——專門供給青年學生閱讀的週刊雜誌。自有那海上霸王商務書館去包辦。那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者。語絲行銷一年。居然風行全國。銷數之多竟與所謂水平綫以上的「大報」相伯仲。近據「北新」老板以及老板奶奶說。上海某處學校學生四十餘人。竟每人定語絲一份。這也難怪教育家們要慨然了。可惜現在老虎總長已經逃走了。教育家們又不能呈請教育部明令全國青年學生不許閱讀語絲。或者提出開議通過。由執政明令禁止語絲發刊。所以慨然也是徒然了。然而小僧之見。教育家也自有辦法。學校中儘可由教務

處佈告：「凡學生購語絲一份者記過一次。或扣學年總平均分十分；購語絲半年或全年者斥退。」這種佈告一出。學生們自然不敢再閱語絲。諸位大教育家的苦心也就達到目的了。

文字悞人子弟。的確罪孽很大！活着就是沒有報應。死了也難免割指頭。下油鍋。上尖刀山。實在萬分可怕。小僧爲了語絲。再四思維。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數日。覺得教育家取締自然是「正人心息邪說」的辦法。借們自己也有有一種方便。可以略減罪孽。就是此後語絲諸位道友撰稿時。如自己以爲此稿不適宜青年學生閱讀者。（如說滑稽話及罵人）應於篇末親自註明「此文青年學生萬勿閱讀」字樣。以免自悞悞人子弟。罪孽無窮。

迫切直陳。諸希亮察。並祈火速轉告語絲諸位道友。是爲至幸。

衣萍合十上。

白塔寺邊。

衣萍上人駐錫拉閣廟中。于禪悅之餘關心我們這個小週刊。惠賜貝書。指示迷路。展誦之下和南贊歎。慨目五聖先後示寂。衆生無緣領受妙法。鈍根增長。汗牛

充棟。雖有甚深微妙義諦。如水投石。如風過耳。莫能信受。正是末世惡緣。雖有彌勒佛亦難濟度。此大可憐憫也。教育學者皆是外道。自昔五印度即多此輩。執著名數比量。拘守表冊符籙。不過梵志之末流。未聞解脫之大道。駭笑却走。亦固其所耳。微聞大蟲宗師已返初服。樹倒活猴散。滅法之事不復能就。誠如教示；吾道如行雲流水。起住自如。雲可捕乎？水可斬乎？即或嘗試。亦復徒勞。觀彼教育家衆乃學子大師。尙爾笨如獼猴。徒知在聖堂側擺錢灘。如彼猶太亞人。何況「青二歲」乎。奚能一聞喝唱便爾悟徹。亦只偶爾隨喜。無他響影。杞天之慮。唐喪心意。上人主張隨時標示。具見婆心。以愚觀之。可不必也。吾諸道友發菩提心。修種種難行苦行。或參油鹽之禪。或奉抄胥之投。聖果不遠。定慧已得。更復何憂何懼。祇須任自在心。行無礙路。便自然姜太公神位在此。諸邪迴避。百無禁忌也。質之衣萍上人。不知以爲何如？十二月十五日。優婆塞豈明拜手于宮庫衣北。